



评论

精心调度的叙事策略

——读毕海林短篇小说《燃放》

吴伟

《燃放》是毕海林发表在《躬耕》(2025年第6期)上的短篇小说,讲述了棉花巷发小三人合谋诈骗时光百货大奖的故事。罗建林是内定中奖者,刘恒宇担任主持人操控抽奖,陈皓为抽奖人。计划因时光百货“十年使用权”的文字陷阱而破产,三人仅获得了几乎“腰斩”的现金。分赃时罗建林拒绝与刘恒宇平分,在巷内争执执行凶,杀死刘恒宇及目击老人。陈皓因故迟到,目睹惨状后逃离,但多年来隐姓埋名留守柳巷,暗中照料同伙家属赎罪。

《燃放》的故事并不复杂,但毕海林的叙事手法却独具特色,通过其迷宫般的叙事结构,揭开了一个在记忆之中沉浮的真相。

这篇作品最显著的结构特征是“叙事中的叙事”。陈皓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向聆听者林海回忆多年前的柳巷命案。在两人的推杯换盏之中,文本呈现出三重不同层面的时间维度。陈皓与林海在时光百货六楼融合菜馆的对话现场是第一重维度,在他们你来我往的对话中,回溯的抽奖和命案是第二重维度,在命案发生之前的过往,则构成了更为幽深、不断闪回的第三重维度。

第二重维度和第三重维度所呈现的故事是碎片化的。陈皓作为讲述者,其记忆并没有遵循线性顺序,而是如浪花般涌现,也如浪花般退去,只留下湿润的印记。陈皓“手臂被更多手臂压着,双腿被更多双腿挤着”的窒息体验,以及“左边肋骨从上往下第三根和右边肋骨从下往上第五根被挤出了裂痕”的夸张描写,代替了清晰客观的叙事(抽奖时的

感官体验和意识流动也是如此)。与之相对,关于案件的核心细节,比如,三人在之前如何密谋、陈皓如何准确得到抽奖权、刘恒宇如何遇害等细节反而如同浪花,在陈皓的叙事中支离破碎。这种“感受性”细节的大量呈现和“事实性”信息的刻意模糊,既是毕海林在叙事中使用的“障眼法”,也是对记忆本质最真切的描摹。因为,大多数人能记住的,往往是窒息般的疼痛,而不是事实上的细节。

在叙事的过程中,毕海林将陈皓故意塑造为一个旁观者,而不是当事人,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。仔细阅读就会发现,陈皓的叙事语言中潜藏着深深的表演色彩。他自称是为了迎合林海的文学趣味才去阅读博尔赫斯、才去模仿浪花的比喻,试图用夸张的文学语言来弥补所谓的枯燥叙事。然而,浪花这个在陈皓口中偶然为之的修辞,在文本中却早已是弥漫开来的核心意象,比如,开篇人群如浪的窒息铺陈、结尾烟花炸裂如浪涌等。当陈皓不断强调自己耗费脑细胞、花了几个晚上阅读经典只为取悦林海时,读者不禁警觉,这种强调其叙事偏向于艺术化的姿态,是否就是其故意设计的呢?

与陈皓相反,在《燃放》波澜起伏的叙事浪潮中,林海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介入,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聆听者,更是一个对叙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,比如,林海对陈皓的每一次打断,像是质疑比喻过多、要求陈皓所讲的细节更多、跳过已知情节追问中间过程等,这些都在迫使陈皓调整其叙事姿态,

或揭露其叙述中的矛盾之处。林海的干预,本质上是毕海林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完成的叙事引导。此外,当林海最终举起酒杯,道出他对命案真相的完整复盘时,那关于第二重维度血腥的谋杀、第三重维度的兄弟情都像利箭一样穿透了陈皓的叙事外壳,触碰到了那颗在记忆泥沼中颤抖的心脏。

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是陈皓的叙事还是林海的推理,无论这些叙事多么零碎,但毕海林营造的空间场景却很稳定。所有的核心情节,无论是哪一重维度,都围绕着柳巷这个磁场般的物理坐标展开,比如,时光百货六楼的促销舞台是欲望的源头,发生命案的小巷是贪欲变成惨剧的现场,融合菜馆则是两位叙事者不断揭开伤疤的中心。这种空间的强力锚定作用,又是毕海林的另一种叙事策略,它使得即便记忆碎片如浪花般飞溅,人物与事件始终未曾飘散。柳巷因此升华为一个巨大的记忆中心点,凝结着小说人物全部的荣辱与隐秘。

综上所述,毕海林以其非凡的叙事策略提醒读者,无论是陈皓刻意编织的叙事,还是林海凭借执念刺破的真相,都逃不出记忆本身,因为它是最大的漩涡。



青莲文学

主办: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: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:qinglianwenxue@163.com



散文

石榴树下的豆香

冯爱霞

秋已至,热未消。小区里的石榴树,被果子压得低垂,风一吹,便晃出点点艳红,像藏着眨眼的小灯笼。树荫下坐着一位老阿姨,正低头剥毛豆。豆荚裂开的“啪啪”声,打开了我记忆的锁。

那年的秋老虎和今年一样烈,但一到黄昏,秋风就会漫过院墙,母亲便坐在石榴树下,竹篮里盛着从老家捎来的毛豆,豆荚硬实、毛茸茸的,还沾着田埂的地气。她双手一掰,圆滚滚的豆粒便跳进小铁盆里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我也急着去帮忙,不料豆荚尖刺破了手指。母亲说:“慢一点,急了反倒被扎,日子也一样,稳着来才少些磕碰。”

当灶台大锅的水面冒出蟹眼似的小泡,母亲便从陶瓮里舀出一碗麦仁,倒进锅里“簌簌”作响,像撒了一把碎月光。父亲“咣当咣当”拉着风箱,火舌舔着锅底。麦仁在水中舒展,变得饱满圆润,当熬到半烂时,锅里浮起一层米油,筷子一挑能拉出细丝。这时,父亲高喊:“该下豆了!”母亲笑盈盈地端着碗过来,“哗啦”一声,毛豆便蹦跳进粥里。她用长柄勺在锅里画着圈,青的豆、黄的麦、白的米、红的枣打着转儿,搅出了一团烟火气。

灶膛的火缓下来,粥慢慢煮着。石榴树影被夕阳拉得老长,我便追着花影跑进厨房。粥在锅里“咕嘟”地哼着,像母亲的摇篮曲,风从窗棂钻进来,又卷着麦香飘出去。邻居大娘隔墙喊:“大妹子,你家熬粥啦?真香。”母亲笑呵呵地回答:“过会儿,我也给您送一碗。”

母亲掀开锅盖,热气将她包裹,她舀起一勺粥,边吹边眯眼尝:“还是老家的麦、豆香,养人。”我也端着碗,坐在石榴树下,嘴巴沾满米糊,专挑青豆吃,那一颗颗青豆鲜香软糯,像藏着一个一个小惊喜。

暮色漫进巷口,麻雀啄着碎米,门口的自行车“叮铃”响起。母亲说:“看看你姐下班回来了吗?”我应着跑出去,石板路暖暖的,远处的炊烟和粥香缠在一起,在风里飘。

石榴花,开了一年又一年,我也成家立业了。

一天上班慌张,换来了胳膊上几道渗血的擦伤,让母亲挂念不已。

午时,传来“咚咚”的声响,开门一看,母亲正挎着提篮站在门口。她的衣衫如水,贴在身上,脸红、气喘,额前的白发一绺绺流着汗。篮子里有鱼肉、鸡蛋,还有两个玻璃罐,一罐麦仁,另一罐青豆。十多公里路,她腰腿不好,骑着三轮车走得有多辛苦?

我连忙将母亲扶进门,嗔怪她“小题大做”,当她看到我无大碍后,便一头扎进厨房。她佝偻着背,蹒跚着淘米、下锅,等粥香漫出时,舀起一勺递到我嘴边。她的手腕悬在半空,颤动着,像被风吹晃的枯枝。原来,母亲的手不知何时颤抖不已,她得用多少时辰,才能把一颗颗豆剥出来?

喝粥时,最后一粒米,她也用筷子尖小心拨到唇边。她手背青筋像分叉的老树枝,用力托着碗,如同托起我们从小到大的日子。

那碗粥,竟成了我最后的念想。第二年中秋刚过,暴雨骤下,电闪雷鸣,父亲因心力衰竭离开了我们。一个月后,母亲也突然晕倒在地,再也没能醒来……

后来的日子,我过得匆忙凌乱,没有章法。再回老院时,杂草已漫过膝盖。当年的铁盆倒扣在墙根,锈迹斑斑;熟透的石榴掉在地上,摔出一地籽,零落成泥。我在砖缝中拾到一个干枯的豆荚,恍惚间,风中传来母亲那叮嘱的声音,我的泪珠像豆粒,一颗颗滚落下来。

“喝了麦仁粥,不怕秋老虎。”每年秋天,我都会买些麦仁、青豆熬粥,可总觉得少些味道。直到今天,站在石榴树下,听见那“啪啪”的剥豆声,才忽然彻悟——原来少的从不是豆香,而是树下熟悉的身影,是她用指尖的温度,把秋后的暖熬成了粥。

这也让我明白,生活也似熬粥,得靠慢火细煨,看似那些寂寞迟缓的时光,恰是醇香的伏笔。

风过石榴树,叶响如旧。二十年了,粥锅里,麦仁与青豆仍在相遇……



诗歌

秋收

文/明光暗影

秋风排成一列
化作岁月检阅的刻度
稻谷早已卸下盔甲
用洁白
致敬无数个起早摸黑
玉米也敞开心胸
以饱满
串起丰饶浑圆的叙事
而南瓜太胖了,只能一动不动地
呆在垄间
独自思忖生活的沉甸甸……
父亲直了直腰板
母亲搓了搓双手
在希冀的目光中
夕阳那头老黄牛
终于缓缓而来
在天地契书上
铃印一枚金箔封缄
硕收也好 歉收也罢
这是一个赦免的季节
大地总以宽广的胸怀
拥抱每一位躬身泥土的
追光者